

新民晚报

埃菲尔铁塔就像一个动物园。

就像期待着在动物园可以看见珍禽怪兽那样，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，花费巨额旅费，排起长队，鱼贯而入电梯，扬起脖子登上塔端。

在埃菲尔铁塔上，人类最普遍的动作就是张望。四周站满了游客，环绕着塔外的天空和不确定性的云。人们瞠目结舌，作张望状，朝远处，更远处，更远处，目力所及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象。什么象，像什么？人们犹豫不决，视而不见。象已经失去了细节，无可名状。在地面上，人们准确地说出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那条街，那条街，这个名字，那个名。世界杂分缕析，分类归档，“必也正名乎”，“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”。埃菲尔像一把刺入浑沌的钢铁之剑，野心勃勃，异想天

开，试图分裂浑沌。但是浑沌是无法被分裂的，在巴黎城里，人们以为万物有名，名正言顺。但在铁塔上，人们置身巴黎之外，才看出，芸芸大千依然是一团浑沌。就人生的瞬间来说，万物有名，名至实归。就永恒来说，万物无名。埃菲尔铁塔使人们回到了无名。在埃菲尔铁塔上，浑沌复活了。万事万物之名随风吹散去，一切都混为一团了。我相信，如果问每个在塔顶的人看见了什么，一定说不上来。他只能诉诸虚构，比如杜甫，“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”。这两句诗命名的是感觉而不是事实。高处使人们脱离了现实人生的具象之累，生出诗人的眼睛。站在塔顶的人们，目光迷惘，渺小、惊奇、期待、失望、安静、沉思；魂不附体，战战兢兢，身体轻了，自己都抓不住自己，就要飘走似

最动人的秋声当属秋虫的低吟浅唱，丝丝秋鸣了。秋日鸣虫的种类有多种，最常见的是蝈蝈和蟋蟀。立秋过后，蝈蝈的鸣叫格外清亮动人，抑扬顿挫。在农村插队时，逢到劳动间歇时，常和同学们在田间捉蝈蝈。先是从蝈蝈的鸣叫声中，搞清它栖息的大体位置，然后循声悄悄走近，那蝈蝈也是很机灵的，听到有声音靠近，便立刻停止鸣叫。然而耳

娓娓秋声

王本道

聪明明的年轻人，早已定准了它的位置，拨开浓密的草丛或是大豆秧苗肥厚的叶片，一只只硕大的蝈蝈便乖乖束手就擒了。将蝈蝈装进草编的小笼子里，挂在窗棂之上，再往笼子里放进两朵茱萸花或是几片豆秧叶，它便在里面不知疲倦地鸣叫起来。

陆游曾有诗云：“万物各有时，蟋蟀以秋鸣。”秋虫之中，较有文化韵味的是蟋蟀。《诗经》中有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之句。蟋蟀在我国分布极广，南、北方多有其足迹。随着天气转凉，它们就会从田野、墙角迸发出唧唧吱吱的叫声。蟋蟀生性孤僻，一般状况下都是独立生活，彼此间似乎不能包容，一旦碰到一起，就会咬斗起来，所以自古斗蟋蟀是一种民俗游戏，在我国流传已有两千余年历史。唐时，“每至秋时，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促蟋蟀，闭于笼中，置之枕函侧，夜听其声，庶民之家皆效之。”至明清则更盛矣，蒲松龄的《促织》，开篇即为：“宣德间，宫中尚促织之戏，岁征民间。”而蝈蝈、促织正是蟋蟀的别名。蟋蟀的鸣唱长短不一，据说，不同的音调、频率表达着不同的意思，那响亮的长节奏，大抵是在警告同性“我的领地，切莫侵入”，而雌性遇到雄性时，则为“唧唧吱，唧唧吱”，似乎是说：“我在这里，快来吧！”只是这些鸣唱并非出自它们的嗓子，而源自它们的翅膀。蟋蟀右边的翅膀上生有挫一样的短刺，左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刀一样的硬棘，左右两翅一张一合，相互摩擦，便发出了悦耳的声响。

“竹深树密虫鸣处。”“声声移近卧床前。”稍有点年龄的人，年少之时或许都会有过捕捉秋虫的经历，享受过娓娓秋声入耳的天籁。现如今，随着年事已高，每到秋高气爽之时，常常会有一缕长长的乡愁油然而生。

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，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愈加狭小，喧嚣的市声日渐淹没了娓娓秋声。那原本是透过树叶的枝叶和草尖飘落的秋风秋雨，其形、其状、其声亦发生了蝉变，而当年那些逍遥于原野与草丛间的秋虫们，大多被封锁于钢筋混凝土的缝隙之间难觅踪影，娓娓秋声之天籁也变得时断时续了。

2009年11月24日，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胃肠病学组织全体会议上，萧树东被授予“世界胃肠病学组织大师”称号——这是消化病领域国际最高荣誉称号，获此殊荣的大师共有10位，亚太地区共两位，萧树东为其中之一，这也是我国至今唯一获此殊荣者。鲜花簇拥，掌声响起，萧树东格外思念他的老师——我国内科学及消化疾病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江绍基。

“那才是真正的大医风范。我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江老师，是1953年他给我们上寄生虫病学课。一门枯燥乏味的课，竟被他讲得那么深入浅出、形象生动。没想到以后我竟然有幸一直在老师身边学习和工作，也因此深切感受到，大师的背后，其实更多的是艰辛。老师每天刻苦学习到深夜，多年来从不间断。这都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些年轻的住院医师。”

萧树东清楚地记得，丈夫从年轻时起，就是以医院为家的。那时他们家就

住在医院附近，每天下班后丈夫仍在医院忙碌，总是要她做好晚饭后“请”，他才回家。吃了饭，转眼又回医院去了。“医院才是他的家，又对他来说像旅馆，只是吃饭、睡觉。”在这个“大家庭”里，萧树东充分感受着医学的温馨、恩师的关怀和人情的温暖。

进入仁济医院，萧树东本想直奔心血管科——这在当时中国同类学科中是最顶尖的。江绍基的一番话，将他引入另一扇门——白手起家去创建仁济医院消化科，我国急需改变消化病学发展明显滞后的现状。天降大任于你们！”老师殷殷深情至今还在他耳畔回响。

凭着精湛的医术，萧树东领衔的消化科很快打出名气，围绕着他的是一个传奇的医疗故事：在国内首先发现Rotor综合征、率先发表我国恶性贫血病例报道，并将该疾病的诊治

系统化等等；他承担的《幽门螺杆菌和其相关胃十二指肠疾病10年研究》等一批课题多次获国家教委和上海市的科技进步奖；他创办的《消化病杂志》很快成为国内对外发行量最大的英文专业杂志。

萧树东说：“我一直提倡学生要在工作做一个‘快手’，其实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，无论在医疗研究或者撰写论文方面，都要高效率。”早在做住院医师时，他发起完成英文医著《实用临床心脏听诊学》的翻译工作。结果夜以继日地在两周内完稿，再花两周统稿，一个月后付印。这本书代表了仁济内科和心脏一批年轻医师的水准，出版后在上海和全国都很有影响。

这些年来，在与多媒体时代保持同步方面，这位耄耋老人也成了“快手”。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他就用电脑写文

章、做PPT、收发邮件，英文打字速度绝不输给年轻人；每有新款苹果手机发售，他很快“玩转”种种功能……萧树东早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消化病学“大家”，也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中央保健局会诊专家之一。在师道传承上，他依然恪守着传统。对老一辈乃至同辈教授都十分尊重。江绍基院士去世10年后，在2005年的上海国际胃肠病学学术会议上，萧树东专门安排了“纪念江绍基教授学术讲座”；在萧树东从医执教50周年时，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为他赶印了一本论文集，在终审时，他发现集子中少了一张许国铭教授的照片，又让重新排版，尽管此时部分书稿已付印。

“生活中，名利之类的事情不必太在意；而师生情谊这样美好的情感，是我们必须终生铭记的啊！”萧树东真挚地说。



的。也许这种经验很普遍，埃菲尔当局将塔顶用铁网密封起来，以防谁一念之差，就纵身一跃。后来我查了一下埃菲尔铁塔的历史，发现它正是法国最著名的自杀地点，每年平均都有四个人跳下去或者在铁塔上吊死。第一个从铁塔上跳下去的是一位名叫弗郎·赫什特的裁缝，1912年2月4日8点半，他穿上自己制作的蝙蝠伞从埃菲尔铁塔跳下，飞向无名的浑沌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常名就是无名，无名乃是常名，这个小裁缝名垂青史。埃菲尔铁塔是思考和虚构的结果，不是道法自然。“登泰山而小鲁”式的登高与埃菲尔式的登高不同。埃菲尔塔就像一个骗局，利用了人们的崇高癖。这不是高山之高，这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人为的高处，拔地而起。在本没有高的地方强加了高。大地没有为这个高度准备过细节。“登泰山而小鲁”式的登高，就是高如

珠穆朗玛者，那也是有细节的，一步一个细节。在珠穆朗玛你看见的是群山、冰雪和身边的夏尔巴人，你看不见世界。但在埃菲尔铁塔，你看见世界，世界是什么，浑沌。埃菲尔铁塔只有高，而缺乏攀登的细节。电梯几分钟就把你带到顶端，就是顺着铁楼梯往上爬，也没有细节，就像那

259万只无名的铆钉一样，每一蹬都是规格相同的铁板，第一蹬就是第1711蹬。埃菲尔是一个作品，一个钢铁的雕塑，群众只是在协助其完成一场场崇高的行为艺术而已。我想象那虚无中有一张天神的巨脸，看着我们站在一根火柴棍那么高的东西上面，他似乎在笑，他们要干什么，这些小人们？埃菲尔的戏剧性在于，乘着文明世界最现代的电梯，却在终点回到了文明之前的原始，也许这是屈斯塔夫·埃菲尔始料未及的。埃菲尔铁塔建造

之际，巴黎流行未来主义，这个塔要张望的是工业文明更辉煌的未来。但在未来，文明消失了，分类消失了，名消失了，那是巴黎最野蛮的一个区域，彻底的无名。难怪巴黎市民、诗人魏尔伦终身没有登过埃菲尔塔，每回路过铁塔都要绕路，以避免看见它。魏尔伦是诗人，诗人是命名者，命名要在世界中。自从铁塔建成以来，已经有一亿以上的人登上了埃菲尔铁塔，人类在那里看见了什么？谁也说不出来。看见了巴黎吗？巴黎是什么？浑沌。

埃菲尔铁塔是一个创意，它意在带领我们参观死亡。对于我们这些在场者来说，未来就是死亡，死亡就是回到无名之中。我在无名的未来过了一个小时，当我乘着电梯回到地面的时候，脸色苍白，内心空虚，失魂落魄，回到巴黎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大街上，才喘过气来，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，名副其实，我暂时还不是死者。

生活要积极，但要懂得为自己留一个度假的空间。度假的空间，也就是让心灵休息，让匆忙日的人自己好好地喘一口气。管理时间本领太差的人，每天都被忙碌驱赶，脚步紧张地向前走，走着走着，最后竟然忘记生命的价值。究竟要追求什么东西，才是有真正价值的人生？有人说人是名，有人说是利，名利，像天空、像大海，像沙漠一样地无限。获得一点点名声，期待更大的

名气；获得小小的利益，企图更多的金钱收入。物质的欲望把人带到团团转，转着圈子的当儿，人却以为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加富裕，等到睡觉时候，岁月往往已悄悄流去，光阴静静不再重回，时间默默无法逆流，而手上拥有的，不过是浮云般的名利和荣耀。居然让镜花水月的名和利，牵着你的手，绊着你的脚，成为你的终身目标？希望忙忙碌碌度过一生，你没有后悔。

不要后悔

(马来西亚) 朵拉

望把人带到团团转，转着圈子的当儿，人却以为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加富裕，等到睡觉时候，岁月往往已悄悄流去，光阴静静不再重回，时间默默无法逆流，而手上拥有的，不过是浮云般的名利和荣耀。居然让镜花水月的名和利，牵着你的手，绊着你的脚，成为你的终身目标？希望忙忙碌碌度过一生，你没有后悔。

铭记一生的师生情

曹超 顾靖

数年前，我随朋友到贵州荔波驱车旅行。一天，途经一片冷僻山区时我们迷路了。司机将车停在三岔路口，去找当地老乡问询，临走关照：“要等一会儿，因为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”

我不愿在车上干等，就带着相机独个下车溜达。周围一片荒野，没有可取的景物。正失望间，透过小树林间隙，眼前蓦然一亮：一段幽静的小河上跨着一座形态古朴的石拱桥，景色别致而优美，与周围迥异，正如天上意外掉下来一般。我赶紧招呼朋友们去看。

石桥显然历史久远，陈旧破败。但桥的那端，背靠山势，有个较新的架空平台，我拾级走近，发现是座非常简朴的纪念碑。

纪念碑由三块同样大小的灰白花岗石并联组成，一个画像一篇碑文，标题是《抗日英烈全正熏》。画像居于中间，白描线勾：烈士全身戎装，头戴大檐军帽，脚登高筒战靴，腰束武装带，右手弯曲，紧握腰间枪套里的手枪，左手垂直，提着飞行地图包，他神情肃穆专注，好似随时准备驾机起飞，去进击万恶的日本侵略者。紧贴画像两边，是一副红漆魏碑体对联：“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。”

左右两块碑板上，镌刻着纪念碑文，记述了全正熏的经历：生于1911年11月17日，荔波县洞塘乡尧所村人，自幼勤奋好学，聪慧过人，19岁时考入贵州省陆军军官教导团，数月后又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，次年，再次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中央航校飞行队任中尉队长。日军大举侵华以后，全正熏被调任空军第二大队第十四中队任队长，多次率机狙击敌机进犯，受伤击毁敌机多架次。“1937年，淞沪抗战进入十分惨烈的胶着状态，中、日双方投入军队数量史无前例。时，停泊在吴淞口海上的日本航空队旗舰‘长门号’是一艘可停载20架飞机的大型战舰，该舰随时都在起飞战机轰炸我上海市民和战区阵地，一时扰得民心惶惶。当时，爱国知识分子胡厥文先生曾亲制炸药，组织民间敢死队，三次黑夜渡海轰炸该舰均未成功。作为最高军事指挥的蒋介石更是心如火煎。后经人献计，伪装敌机，拼死炸舰，蒋同意，就这样蒋介石亲自召见全正熏，命其驾机装足炸弹，伪装日机撞日舰‘长门号’。全正熏以一腔尽忠报国热血宏愿，身心专一操纵战机直冲‘长门号’，致敌舰完全失去昔日之猖狂。全正熏为国为民，舍身成仁，壮烈献身。1938年1月，荔波全城2万多名各族民众在公园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追悼大会，国民政府授予全正熏抗日阵亡烈士称号，并在南京空军英烈墓地刻碑永远纪念。”

朋友们看完都默默离开了。我却在寻思：为何这纪念碑立在这么冷僻的地方？何以没有立碑者的署名与年月呢？当地无人可问。回到上海，我查了好些资料，先见到全正熏的阵亡另有两种说法：一是因飞机失事，一是空战中飞机中弹坠毁。直至后来看到了当年与全正熏共事的一位飞行员留下的回忆文字，这才证实，碑文上有关全正熏驾机殉国的经过是真实的历史。

人民铭记真正的英雄，为国捐躯的英勇精神，始终是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财富。立碑者选择这个远离市器的幽僻处所，以最朴素的形式，让英灵安息；又隐没自己，默默激励后人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心里立刻感觉沉甸甸的。全正熏烈士是在淞沪抗战中英勇献身的。这场血战，彻底粉碎了日寇“三月亡华”的狂言，使之开始深陷战争泥沼。所以我想，在恢复真实历史面貌，全国隆重纪念和缅怀烈士的今天，上海人民也应该知道和铭记他。

“老药”中的新突破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“老药”中的新突破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“老药”中的新突破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“老药”中的新突破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一位与上海有关的抗日英烈

倪既新

